

中華秘史

珍藏版

內蒙古人民出版社

第五十七回 斗越椒谋反被诛 晋程婴功成自刎

周定王大宴楚子，赐其彤弓宝剑，命为侯伯，得专征伐，楚子再拜谢恩，出朝定王。又令大夫王孙满赍金帛十车，往楚寨犒劳三军。楚子素有吞周之意，未敢动兵，及王孙满至，相见礼毕，各叙殷勤。楚子问曰：“吾闻武王伐纣，迁九鼎于周，成王定之于郊鄴，吾并不知其轻重与大小，然其鼎轻重大小可得见与？”王孙满对曰：“在德不在鼎也！昔者禹王铸此九鼎，以镇九州，及至桀有昏德，鼎迁于商，及后纣王暴虐失德，鼎又迁归于周，成王定之于郊鄴，卜世三十，历年七百。今来周德虽衰，天命未改，鼎之轻重未可问也！”楚子默然，再不敢问。史臣有诗云：

九鼎相传三代承，
兴亡系德不由轻。
楚庄谩起吞周意，
天命还从姬氏亲。

潜渊读史诗云：

夏禹方享盛德初，
九州牧伯贡方图，
收金布物昭王业，
铸鼎象形镇帝都。

迁徙不缘轻重处，
兴亡专系乱奸时，
奸回楚子体相问，
八百苍姬未可私。

王孙满劳军已毕，相辞出寨。楚子遂令班师归朝。却说楚大夫斗椒乃子良之子，子文之侄也。楚国故家大臣，独斗氏最盛。斗越椒常怨庄王不升己官，谋欲作反。至是，大师征戎，遂与族弟斗班商议谋反。斗班不从曰：“夫我斗氏，世受楚国爵禄，此乃乔木老臣，焉可背反哉？”越椒见班不从，恐其泄露已谋，即拔剑来斩之。斗班大叫曰：“伯棼欲谋反耶？吾恐斗氏之鬼绝祀矣！”言未讫，头已落地矣。越椒既杀斗班，遂率本部将卒伏于皋浒，待楚子班师，以候杀之。楚军归至皋浒，越椒横枪勒马，振甲披袍杀出，截住王驾。庄王认得是越椒，不知其由，乃问曰：“伯棼欲何为耶？”越椒大骂：“无道昏君！我欲诛汝守国。”潘圻从旁抢出，来斩越椒，越椒更不恋战，抽一劲箭，直望楚王车幔射之，楚王躲过，其箭贯于车盖。越椒又抽一矢，望王心胸射之，楚王又射其箭，直透重铠。孙叔敖以王旗麾进诸军，养由基拍马来取越椒，二马战上十合，潘圻夹攻，越椒措手不及，被由基斩于马下，楚王令无收降卒，尽斩于皋浒。

时斗克黄在军中从征，见越椒谋反被诛，慌忙跪于驾前请罪。伍参曰：“一人作反，九族当诛，乞大王尽诛斗氏之族，以戒将来。”楚王曰：“斗伯比与谷于菟有大功于楚，岂忍绝灭其祀？”参曰：“越椒作反，克黄谅其必知，大王何必念旧！”楚王问：“克黄知其谋反否？”克黄乃奏曰：“臣不知也。但臣闻越椒初生熊虎之状，豺狼之声，臣先祖知其必灭斗氏，命其父除之，其父不听。臣又闻臣父为谏其勿反，亦被所诛，至于今日，果然

覆宗绝祀，臣不敢辞死！”楚王惕然曰：“子文真贤人也！吾岂忍绝其祀乎？”下令独留克黄以存斗氏之祀。令大将养由基引本部兵，围斗氏之族，无分老幼，尽行剿灭不留。越椒之子名苗贲慌走降于晋。后人诗云：

斗氏原为楚世臣，
越椒何事苦谋心？
逆师一战亡皋浒，
身死家亡祀亦倾。

楚王班师归朝，抽越椒二箭视之，狼牙为根，豹齿为镞，锋锐不可当。乃召克黄问曰：“越椒此箭为何而得？”克黄曰：“此先君从先王伐戎收，臣先祖藏之，以为家宝，至此越椒谋反盗而用之。”楚王闻其说，解下衣袍，血浸重铠，惨然自觉惊惧，是夕病死。时，周定王十六年秋七月上旬甲戌也。群臣奉其子嗣位，是为共王。史官读史至此曰：

春秋五霸，齐晋为强，地甲中土，
其势莫当。嗟嗟熊楚，僻处荆襄，
欲盟列国，危不能昌。召陵战败，
城濮窜亡，屡举屡困，独守南方。
卓彼庄王，异出父祖，纳谏任贤，
修文演武。一战郑下，再征邾举，
败晋黄河，赫震军旅。攘狄安周，
宁我中土，绩成霸功，绍起祖武，
威震当时，名传万古。

又评曰：

五霸之中，楚当争长，然值中国有人，不能逞志，至于庄王，改过纳忠，礼贤从谏，故听苏从、伍参之言，以屏女色钟鼓之乐，文用叔敖，武用由基，四战遂成春秋之末霸者，宜哉！

楚共王即位，封叔敖为上卿，养由基为殿前大将军，其余将佐各加一级。叔敖秦曰：“我国初霸，宋郑始叛晋来归，宜以德礼绥服，今王初丧，宜遣使报知。”遂遣使人宋郑报丧，早有人报知于晋。

时，晋景公与楚战败，至是闻楚庄王卒，欲谋兴兵复霸，必须追立功臣子孙，赵衰有助烈，赵盾有忠义，而使其宗祀斩绝，则忠臣名将解体，虽欲复霸得乎？”景公问曰：“赵武子被岸贾所诛，子孙无存也，谁可复立？”韩厥密曰：“岸贾作乱，赵朔之妻有抱腹之子，藏于公宫，其客程婴，以己子出首。其赵氏真子名武，育于婴家，今年已有十五。明公如念其先人功业，则当立之，使赵氏不绝其祀，亦明公之贤举也。景公大悦，便差使召赵武入朝。

时，程婴朝夕在家教赵武，修文演武，以图报怨。及闻朝命，二人即日奔见景公。景公欲封赵武为下军大夫。赵武立而辞曰：“臣父竭力以事先君，遭谗臣妄灭臣族，今谗臣当权，臣父之仇，一族之恨未报，而令臣安享富贵，臣不敢当也”于是荀莹、士燮、郤克、栾书、韩厥、魏颢诸卿皆告曰：“屠岸贾在朝，赵武嗣位不安旧主，公除此谗贼，然后赵武方敢受职。”景公然之，令取岸贾斩之，使赵武就职。赵武又辞曰：“臣无罪，而九族不分老少尽被岸贾所灭，只斩岸贾何安臣之亲族于地下乎？”

景公曰：“岸贾虽然的擅杀之罪，今既被戮足矣！何更灭族？”五卿又告曰：“岸贾妄灭功臣之族，天祚其忠，使程婴存一赵武，以报其仇，今明公止戮一岸贾，欲消数百口之冤魂，非臣所知也。岸贾本景公嬖臣，不灭其族，见人心不服！”景公不得已，令卫士收其宗族斩之！

朝命方出，五卿之吏卒喊杀震天，争先抢入岸贾家。其宗族不分老幼一命不存，顷刻斩讫来报。满朝文武及都市百姓，鼓舞称贺。于是，景公使赵武就职。赵武又辞曰：“臣遭岸贾之变，使无公孙杵死节，程婴立孤，韩厥保护，臣焉能至今日？然杵已死，程婴、韩厥尚在，乞先封赠三子，臣方敢受职。”景公即追公孙杵臼为下军都护，升韩厥为左班正卿，程婴为下军大夫。程婴力辞不就职，景公问其何以不受？婴曰：“臣赵宣孟之门下，受其厚恩，及其遭乱，臣非敢爱生，但恐主家绝祀，故缓死十五年，今荷主公厚恩，使赵孟不绝，臣愿足矣！臣当死于地下，上报赵孟之恩，下报杵臼之义，臣何敢贪禄而更存残生哉！”言罢拔所佩之剑，当殿刎死。

太史公曰：

程婴高义士，慷慨出入先。
忍死无亏行，偷生不愧天。
立孤十五载，播德万千年。
一报先人恨，便倾地下泉。
精神贯日月，气节动山川。
后人仰慕极，歌诗万万千。

东屏先生读史诗曰：

襁褓初生赵氏儿，
万全求购事机危。
后先得死助庸济，
岂必当年面受遣。

景公见程婴刎死，嗟叹不已，追封下军大夫，乃命赵氏以大夫之礼葬之。赵武悲号不已，为其亲服斩衰。景公会群臣，商议伐郑、宋。六卿皆曰：“诸侯闻楚初霸，皆要叛晋降楚，不但郑、宋。魏颢宜遣使遍告诸国其不受晋盟者，然后伐之。”公然之。差士燮往鲁，魏颢往卫，郤克往齐，三使受命出朝。欲知郤克使齐事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八回 晋郤克兜肠大战 晋士匄青年进计

却说齐自孝公以来，国势弱甚，不能再振桓公之业，趋时附势于强霸之间，晋胜则顺晋，楚强则降楚。至顷公之时，楚庄王败晋于邲，遂叛晋而降楚。齐顷公好色，虽临朝之时，常以美女数十，列于左右，上大夫晏弱，屡谏不从。及报晋大夫郤克至，晏弱来谏。

齐侯问曰：“卿谏何事？”弱曰：“请屏美人，然后召郤克。”顷公不从，曰：“美人畏郤克耶？”弱曰：“非也！臣闻郤克状貌丑陋，美人见之必笑。晋大国也，倘笑其大夫，必招征伐之患。听以臣请，先屏美人，而后召郤克。”顷公大怒曰：“楚方强盛，何畏一晋哉？”遂不屏美人，召郤入朝。顷公问其来故，克曰：“寡君以晋与齐，中国之唇齿，晋不幸初败于楚，或言齐叛晋盟，而归降于楚，寡君兹欲兴兵复伯，使克请君示下！”公曰：“晋楚更伯，其势迭兴，吾齐僻处海滨，不与晋楚争长，但伯在晋则顺晋，伯在楚则顺楚，汝晋托复伯业，吾齐焉敢不从？”郤克辞命将出，众美人见其丑陋，果然大笑曰：“吾闻晋国有好人物，若郤大夫者，殆魑魅之属耶！”

郤克含羞而归。晋景公问齐国之事，郤对曰：“臣观齐志，将背晋降楚，若不速征，恐引动诸侯。”少刻，士燮、魏颢自鲁卫还，言鲁卫皆不降楚，景公大悦。遂拜郤克为元帅，士燮、魏颢为左右翌，赵武为先鋒，大发甲兵十五万伐齐。哨马报知齐侯。顷公问于群下，晏弱与高固皆曰：“齐与晋皆中国诸侯，不宜相戮，楚乃荆蛮之国，不可与之相亲，望明公往晋会盟，免动

干戈可也！”顷公然之。忽一人自外进曰：“楚兵带甲百万，横行中国，齐不附楚，而附弱晋，岂不误哉？若能以精兵五万付臣，臣敢退晋兵。”众视之，乃东海人也，姓邴名夏，现为下军大夫。顷公大喜。遂以邴夏为先锋，逢丑甫为保驾，亲率大军十万拒晋，又差使者往秦楚求救。

大军与晋兵遇于鞍，相对二十里下寨。次日，邴克有战书入齐。齐顷王拆而览曰：

晋乃姬氏亲族，齐乃周室功臣，其相为霸以主夏盟者，皆攘夷尊周之意也。故我文公败楚于城濮，傅之桓公服楚于召陵，世世定誓，永期相救。奈何我兵初败，尔齐即叛晋降楚，夫以千乘之国，屈膝以事荆蛮，岂不上愧齐桓管仲哉！今治精兵十五万，战将五千员，来问背盟之罪，如若执迷不悟，约来日辰时三刻，于摩笄山下，两兵一接，决定雌雄。只此直布，余不多白。

周定王十八年夏六月壬申，晋东征大元帥邴克书。

齐顷公览书大怒，裂书于地，斩其来使。次日，亲自披挂出马，大驾：“邴克匹夫！何不出马答话？”邴横枪杀出，二马正斗之间，齐先锋邴夏暗射一箭，中邴之腹，邴倒翻马下，韩厥救起，令解张保之。韩厥抵住齐侯，邴抽箭，肠出五寸，邴令收军。解张曰：“齐之兵气方锐，我若收军，彼必乘势追击。”克曰：“我肠被伤，暂息中军，汝等尽力敌住一阵！”解张曰：“元帅者诸将之表，中军欲息，谁肯争先，愿元帅奋起神威，激励将士。”邴乃抖起精神，以掩心甲兜住箭伤，拍马杀入阵中，左冲右突，齐兵不能抵敌，逢丑甫拍马来迎，被克一枪刺于马下。

邴夏、高固拍马又战，邴不恋二将，直望齐侯杀来。齐侯力

战数合，不分胜败，郤箭伤裂，辄以衣袍包住，奋力又战，齐侯不能抵敌，弃甲东走！郤大叫曰：“我不擒汝誓不回军！”拍马直赶，齐侯走入金舆山下至华泉，时当盛暑，马亦渴极，一见华泉，伏地而饮，再不肯走。郤赶上，只差五里，齐侯大叫：“天亡我也！”步行里余，遇副将接住，以它马走入金舆山中，郤追至山下，不见齐侯踪迹，欲杀入山，恐有伏兵。少刻，晋兵一齐追至，郤克传令，大军三围金舆山，齐将杀人救主者，皆被晋兵截住，内外不能相通，困旬有余日，齐将军马无粮，秦楚救兵不至。令高固出见郤克，言奉降表，乞退兵，以复旧好。

郤克不从，欲斩高固，务灭齐国。韩厥曰：“盟主无绝人之心，齐侯欲背楚归晋矣！何必覆绝其国？”郤原被齐侯妇人所笑，常怀其恨，闻韩厥之言，乃谓高固曰：“姑赦尔国君臣之死，令萧姬来质，然后放汝君臣返回。”高固对曰：“萧姬乃寡君之母也！五伯树德，教人忠孝，今子欲主夏盟而质人主母，是教人不孝也，欲合诸侯，不亦难乎。”郤克悟，受其降表，令大军尽取齐地之麦而归。齐侯出，收其余兵而还。后人有诗曰：

山西晋地山东齐，
齐乃功臣晋共姬，
为霸同安诸国业，
合盟曾攘四方夷。
本当协力扶神器，
何事参商动战旗，
痛惜金舆山下路，
纵横高积几多尸。

却说晋兵班师，归至辅氏泽，忽尘土蔽日，喊杀连天，晋兵

不知为谁，列开阵势。哨马报曰：“秦桓公使大将杜回前来救齐。”郤克问：“谁敢对敌？”先锋赵武愿往！战不数合，败归见郤。郤又问：“谁敢当先？”魏颢进曰：“伐齐之功吾未建立，愿引本部兵活捉杜回”郤许之。颢即披挂上马，远望秦兵旗下一将，金睛银牙，用一把莫邪剑，率两行短刀手，凛凛然如有望之虎，魏颢一见心慌，未敢向前，移时杜回匹马单刀杀入晋阵。魏颢遮拦不住，败归本寨，欲入中军请兵相助，又不敢妄请，闷闷不悦。

杜回数次挑战，魏颢之弟魏铨，欲请兵出敌，颢不许，只令坚守，待设计行兵，铨出。颢思其计，坐至三更，假衣而寐，梦一老人，似农家状，又不通名，进前告曰：“将军引战于辅氏泽左十五里草场上，吾当力助，必然建功！”颢觉乃是一梦，召魏铨详告梦中之言，魏铨以为虚妄不信。颢曰：“莫非此地神灵默助晋室，吾必从之。”

次日，魏颢披挂，引本族弟兄之兵马，列阵于辅氏泽左十五里草场上，杜回果来打阵，魏颢接住一阵，战至十五合，颢之刀法又乱，魏铨拍马夹攻，杜回左冲右突，晋兵抵挡不住，披靡败走。杜回拍马来追，可回之马一步一跌，晋兵回头视之，见一老夫在场中结草以套杜回之马，颢信梦中之言，招大军杀转，杜回马仆翻于地下，被颢活捉而归，解见郤克，郤克斩之，立颢为破秦第一功。

大军班师，颢回本寨。是夜，又梦老人曰：“吾非他人，乃魏武子嬖妾之父也，蒙将军从父活命嫁吾之女，不以殉葬，今日结草以报子恩也！”颢觉，乃悟其事。汉太尉杨震赞曰：

德种心苗，必福其裔。

贤哉魏颢，从父之治。

而师破秦，老父结草。
吾信苍天，惟德是报。

明成祖赞曰：

作德常云白日休，
嬖妾仓皇分殒身。
魏颖若非尊治命，
哪能复作世间人。
老人结草意殷勤，
不忘当时活子恩。
作善由来天有报，
圣贤垂训岂虚言。

大军至绛州，景公亲率文武出城迎接，忽怪风大作，天昏日迷，景公惊惧。忽有一魅，蓝面赤须，跳进驾前，大骂曰：“昏君妄信谗言，杀我功臣子孙，随我不得轮回，我必生嚼汝之肉！”景公大惧！问曰：“汝何人也？”魅曰：“吾乃赵氏祖先！”公曰：“吾已立赵武为卿矣！”魅曰：“吾孙虽立，汝又不追封赵氏，使我三代之魂，百口之冤，尽作无名鬼！我必嚼尔之赦！”言罢，以铜锤来打景公。景公大叫：“群臣救我！”拔佩剑砍斩其魅，却妄劈自己之指，群臣不知为何？也来抢剑。景公口吐鲜血，不省人事。

群臣扶驾而归。时，大军归朝，郤克箭伤肠出，不能复收，亦病将危。士燮、赵武等众卿相谋曰：“今君被魅，元帅将危，非邦家之福，当若何处之？”魏相曰：“吾闻秦有医士，姓高名缓者，能攻内外之症，善达阴阳之理，乃当世名医。现为秦国太

医，若救吾之君臣，非此人不可。”众曰：“秦乃吾之敌国，岂肯放良医而救吾臣哉？”相曰：“救灾恤邻，古之善道，吾请掉三寸之舌，必得高缓归晋！”众许之。

魏相即日治装往秦。秦公问其来故，魏相对曰：“寡君不幸，而沾狂疾！闻上国有良医名高缓者，有济活之能，故臣来求，以济寡君。”桓公曰：“晋国无理，数败我军，岂肯以良医救汝哉？”魏相正色曰：“秦晋匹偶之国！故我献公与你穆公结婚定好，世世相亲，所以穆公三送晋君，以申旧好。奈何文公死，襄公幼，穆公背义，辄用孟明，师出崤山伐晋，是欺吾弱也！既其后，又用孟明侵我王宫，围我绛州，是又欺我连丧老臣，国危主幼也！及我景公伐齐，明公又遣杜回助战，此皆秦欺晋弱，背旧结冤，何谓晋犯秦也？且臣闻幸灾不仁，怀怨不义，明公量宽如海，不念旧恶，而忍困匹偶之国耶？”桓公见魏相言词当理，乃召太医高缓往晋。魏相谢恩，遂与高缓连夜归晋。

时郤克已死，景公病甚危笃，日夜望医不至，忽梦有二小鬼从己鼻中跳出，自相谓曰：“秦高缓当世之名医，彼若来救药，我等必然被伤，不如我逃入育上，汝逃入膏下，以避其攻治，有何不可？”言罢，二小鬼复从鼻中而入。须臾，景公大叫，上鬲下鬲疼痛，坐卧不安。少刻，高缓至，魏相引人。察其病症。缓曰：“此疾不可为也！”景公曰：“何以言之？”缓曰：“此疾居育之上，居膏之下，攻之不可，施之不效，药不能治矣！”景公叹曰：“此诚良医也！”命厚待遣归。高缓谢恩归。后人诗云：

秦缓名医士，阴阳腹内藏。
未知生死症，先达疾膏育。
扁鹊何能过，华佗也莫当。
诚哉医国手，岂特独称良。

是夕，果然景公即卒，群臣奉其子州蒲即位：是为厉公。六卿奏曰：“宋郑叛晋降楚，不可不伐，宜乘此伐齐之兵，速进伐郑，郑服则宋望风归晋矣！”厉公善之。遂拜栾书为元帅。士燮佐之；郤犇为右翌，荀宴佐之；韩厥为左翌，郤至佐之；荀莹为先锋，郤犇佐之。大发精兵二十万，杀奔郑来。郑成公闻晋兵势锐，欲出城纳降。大夫姚钩耳曰：“郑地偏小，间于晋楚，只宜事一强者，焉可踌躇两国，而岁岁受兵乎？”成公曰：“若何？”耳曰：“依臣之见，莫若求救于楚，楚兵至，吾与之夹攻，大破晋兵，使其再不敢视郑，则郑可保长久之计！”公悦！亦遣钩耳往楚来求救。

钩耳至楚，见共王。时楚国初丧叔敖，人心摇动，楚王不欲起兵。有一公子自外进曰：“天下诸侯初叛晋降楚，前者因丧元帅不救齐难，今又不救郑，是弃诸侯来归之意！”众视之。乃王族公子侧字于反也！王曰：“吾知不救郑为失伯，争奈上卿叔敖已死，国事无人统率，是以踌躇。”子反曰：“终不然以荆襄百万之众，无一元帅，即解伯业，王如肯以总督之印赐臣，臣虽不才，敢保郑国安如泰山！”楚王随即拜子反为元帅，以子垂、沈尹为左右翌，潘圻为先锋，养由基为保驾，亲自救郑，两国之兵，遇于下鄢陵。晋兵闻楚兵至，士燮欲抽兵。郤至曰：“不可！吾晋列在中原，号为伯国，今遇强楚，正当协力一战，威服荆蛮，回收宋、郑，奈何一遇强敌，便欲返兵乎？”于是，元帅栾书传令，整兵列伍，练器械，以待战。言未讫，忽闻寨外喊杀大振，哨马报：“楚军逼吾寨而排阵！”诸将皆欲出战，栾书止曰：“彼既逼寨排阵，我军不能成列，交兵恐有不利，故缓一日，待吾设计破之。”众议纷纷，日夕不决。

时，士燮之子，名句者，年方十六岁，闻众议不决，乃突入

中军稟栾书曰：“楚兵既逼而阵，元帅何不传令三军，平灶塞井，列于寨中，亦足交战，何必迟疑？”书曰：“井灶者军中之急务，而平灶塞井，三军何治粮料？”句曰：“先命各寨一炊，备三日之粮，人各饱食，余者支分自带，战捷再作区处！”士燮本不欲战，见子进计，乃拔戈逐而骂曰：“国之存亡，兵之胜负，皆天之意，竖子有何见识，敢在此鼓舌弹唇！”众皆救之。不知性命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第五十九回 楚共王鄢陵大败 由基陷于万伏弩

众救勾出，栾书遂依士勾之计，令各寨多造干粮，然后平灶塞井，摆列阵势，约次日交兵。却说楚共王登巢车而望晋阵兵势，太宰伯州黎立于王后，王问曰：“晋兵为何左右驰骋！”黎对曰：“召军吏。”王曰：“何事皆聚于中军？”黎曰：“同议谋计。”王曰：“又何张起幕帐？”牧曰：“虔告于先君也！”王曰：“今何又彻帐矣？”黎曰：“将发兵出战也！”王曰：“为何喧闹而尘滚滚？”黎曰：“将塞井平灶而摆阵也！”王曰：“左右可皆上马矣？”黎曰：“受军令也！”言未讫，晋阵上抢出一匹神驹马，乘一个青年将领，头戴冲天凤翅盔，身披蟠龙锦战袍，腰悬斩将刀，手提方天戟，带领五百关西大将，相从而出。楚人视其旗号，乃晋侯州蒲也！楚兵见晋侯亲出，拔寨杀来，斗不数合，晋侯败走，陷入污淖，马没四足，不能逞起。楚将潘炆，架起劲弩，欲望晋侯端射一箭。栾箴大叫：“楚军休得射伤吾主”。乃下马跳入污泥，救出晋侯。楚兵四下杀至，栾书、士燮拼命杀出，救出晋侯。

忽然，山坡后喊声大振，一彪人马杀出。楚军视之，乃晋将魏颗杀来接应，楚兵恐有埋伏，抽转战马，晋兵亦不来追，两下收军。赵武解楚箴来见晋侯，晋侯喝令斩之！楚之降将苗贲皇进曰：“楚王闻捉其子，明日必然亲自出战，请埋伏两支兵，囚楚箴为诱，彼见其子痛心，必定来夺，我之伏兵夹攻，准定捉得楚王，然后将其父子同斩，岂不美哉！”晋侯然之。令栾书调兵，魏锜告栾书曰：“吾昨夜梦入月宫，射中其月，退下于泥。”士燮曰：“此破楚之梦也！”栾书曰：“何以见之？”燮曰：“日者，周

王之象。月者，异姓诸侯之国。若射月，正应楚也！”于是，两军各坚垒相持未战。

次日，军中各鸣鼓进兵，晋厉公右有栾书，左有士燮，展开军门，杀奔楚阵，谁知阵前有一窝泥淖，黎明看得未曾仔细，郤穀御车勇猛，将晋侯车轮陷于泥中，马不能走。楚共王之于熊箴，少年好勇，望见晋侯车陷，驱车飞赶过来，将次赶到，这边栾书的军马亦到，大喝：“不得无礼！”熊箴见旗上有中军元帅字，知是大军已到，吃了一惊，回车便走，被栾书赶上，活捉过来，囚于车中。

一夜安息无话，黎明栾书又开营索战，使大将魏锜打阵，推出囚车，在阵上往来，楚共王见其子熊箴被囚于阵，急得心生烟火，忙叫潘圻上前来抢囚车，魏锜望见，架起一支箭镞的射去，正中楚王左眼，潘圻力战，方保得共王回军。时，楚王怒甚！急唤神箭将军养由基，速来救驾。养由基闻唤，慌忙驰到身边，并无一箭，楚王乃抽二矢付之曰：“射寡人乃绿袍虬髯者！”由基领箭，飞车来到晋阵，正撞见绿袍虬髯者，知是魏锜，大骂：“匹夫，有何本事，辄敢射伤吾主！”魏锜对答未了，由基发箭已到，射中魏锜项下，翻马而死。由基遂近前斩锜之首，复楚王之命。史官有诗曰：

梦入蟾宫背射驰，
月翻身复退于泥，
楚王果中瞳目子，
一死何由免魏锜。

又有一绝赞养由基云：